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陳文紀卷三

詳校官庶吉士臣瑚圖禮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朱炘

謄録監生臣汪縁

陳文紀卷三

明 梅鼎祚 編

蔡景歷 字茂世濟陽考城人善尺牘工草隷入陳歷員外散騎常侍兼御史中丞度支尚書

答高祖書

景歷梁時解褐諸王府佐爲海陽令侯景亂簡文帝爲景所幽景歷與南康嗣王謀挾簡文出奔事泄見執獲免因客游京口侯景平高祖爲平東將軍東揚州刺史鎮朱方以書要之景歷對使人答書筆不停輟文不重改

高祖欽賞仍更報答即板征北府中軍記室

蒙降札書曲垂引逮伏覽循回載深欣暢竊以世求名

駿行地能致千里時愛奇寶照車遂有徑寸但雲咸斯
奏自轂巴渝杞梓方雕豈聘櫻櫪仰惟明將軍使君侯
節下英才挺茂雄姿秀拔運屬時艱志匡多難振衡岳
而綏五嶺滌瀟源而澄九派帶甲十萬彊弩數千誓勤
王之師摠義夫之力鯨鯢式剪役不踰時氛霧廓清士
無血刃雖漢誅祿産舉朝寔賴絳侯晉討約峻中外一
資陶牧比事論功彼奚足筭加以抗威宂服冠蓋通於
北門整旆徐方詠歌溢於東道能使邊庭卧鼓行旅露

宿巷不拾遺市無異價洋洋乎功德政化曠古未儔諒非膚淺所能殫述是以天下之人向風慕義接踵披衿雜遝而至矣或帝室英賢貴游令望齊楚秀異荆吳岐嶷武夫則猛氣紛紜雄心四據陸拔山岳水斷蛟龍六鈞之弓左右馳射萬人之劍短兵交接攻壘若文鴦焚艦如黃蓋百戰百勝貔貅爲羣文人則通儒博識英才偉器雕麗暉煥摛掞絢藻子雲不能抗其筆元瑜無以高其記尺翰馳而聊城下清談奮而嬴軍却復有三河

辯客改哀樂於須臾六奇謀士斷變反於倏忽治民如子賤踐境有成折獄如仲由片辭從理直言如毛遂能厲主威銜使若相如不辱君命懷忠抱義感恩狥己誠斷黄金精貫白日海内雄賢牢籠斯備明將軍徹鞍下馬推案止食申爵以榮之築館以安之輕財重氣卑躬厚士盛矣哉盛矣哉抑又聞之戰國將相咸推引賓游中代岳牧竝盛延僚友濟濟多士所以成將軍之貴但量能校實稱才任使圓行方止各盡其宜受委責成誰

不畢力至如走賤妄庸人耳秋冬讀書終慙專學刀筆

為吏竟闕異等衡門衰素無所聞達薄宦輕資焉能遠

大自陽九遘屯天步艱阻同彼貴仕溺於巨寇亟鄰危

殆備踐薄冰今王道中興殷憂啓運獲存微命足為幸

甚方歠飲啄是謂來蘇然皇鑾未反宛洛無曠四壁固

三軍之餘長夏無半菽之產遨遊故人聊為借貸屬此

樂土洵美忘歸竊服高義暫謁門下明將軍降已顏色

二三士友假其餘論菅蒯不弃折簡賜留欲以雞鶩廁

鴛鴻於池沼將移瓦礫叅金碧之聲價昔折脅游秦忽逢盼採擔簦入趙便致盟連今雖羇旅方之非匹樊林之貢何用克堪但眇眇纖蘿憑喬松以自聳蠢蠢輕蚋託驂尾而遠騖竊不自涯願備下走且為腹背之毛脫充鳴吠之數增榮改觀為幸已多海不厭深山不讓高敢布心腹惟將軍覽焉

周弘正 字思行汝南安城人顒孫梁太常卿都官尚書入陳歷尚書右僕射

奏記梁晉安王綱

梁晉安王為丹陽尹引弘正為主簿歷司議侍郎昭明太子薨其嗣華陽公不得立以晉安王為皇太子弘正奏記其抗直守正皆此類

竊聞撝謙之象起於羲軒爻畫揖讓之源生於堯舜禪受其來尚矣可得而詳焉夫以廟堂汾水殊途而同歸稷契巢許異名而一貫出者稱為元首處者謂之外臣莫不內外相資表裏成治斯蓋萬代同規百王不易者也暨于三王之世寖以陵夷各親其親各子其子乃至七國爭雄劉項競逐皇漢扇其俗有晉揚其波謙讓之

道廢多歷年所矣夫文質遞變澆淳相革還樸反古今
也其時伏惟明大王殿下天挺將聖聰明神武百辟冠
冕四海歸仁是以皇上發德音下明詔以大王為國之
儲副乃天下之本焉雖復夏啓周誦漢儲魏兩此數君
者安足為大王道哉意者願聞殿下抗伯夷上仁之義
執子臧大賢之節逃玉輿而弗乘弃萬乘如脫屣庶改
澆競之俗以大吳國之風古有其人今聞其語能行之
者非殿下而誰能使無為之化復興於遂古讓王之道

不墜於來今豈不盛歟豈不盛歟弘正陋學書生義慚稽古家自汝頼世傳忠烈先人決曹掾𦙍抗辭九諫高節萬乘正色三府雖盛德之業將絶而狂直之風未墜是以敢布腹心肆其愚瞽如使芻言野說少陳於聽覽縱復委身烹鼎之下絶命肺石之上雖死之日猶生之年陳書來今通鑑作來葉

請梁武帝釋乾坤二繫啓

弘正遷國子博士啓高祖周易疑義五十餘條又請釋乾坤二繫詔答之

臣聞易稱立象以盡意繫辭以盡言然後知聖人之情幾可見矣自非含微體極盡化窮神豈能通志成務探賾致遠而宣尼比之桎梏絶韋編於漆字軒轅之所聽瑩遺玄珠於赤水伏惟陛下一日萬機匪勞神於瞬息凝心妙本常自得於天真聖智無以隱其幾深明神無以淪其不測至若文畫之包於六經文辭之窮於兩繫名儒劇談以歷載鴻生抵掌以終年莫有試遊其藩未甞一見其涘自制旨降談裁成易道析至微於秋毫涣

曾氷於幽谷臣親承音旨職司宣授後進詵詵不無傳業但乾坤之藴未剖繫表之妙莫詮使一經深致尚多所惑臣不涯庸淺輕率短陋謹與受業諸生清河張譏等三百一十二人於乾坤二繫象文未啓伏願聽覽之閒曲垂提訓得使微臣鑚仰成其篤習後昆好事專門有奉自惟多幸懽沐道於堯年肄業終身不知老之將至天尊不聞而冐陳請氷谷寘懷罔識攸厝

梁武帝詔答周弘正

設卦觀象事遠文高作繫表言辭深理奥東魯絶編之思西伯幽憂之作事逾三古人更七聖自商瞿稟承子庸傳授篇簡湮没歲月遼遠田生表菑川之譽梁丘擅瑯邪之學代郡范生山陽王氏人藏荆山之寶各盡玄言之趣説或去取意有詳略近搢紳之學咸有稽疑隨答所問已具别解知與張譏等三百一十二人須釋乾坤文言及二繫萬幾小暇試當討論

謝東宫賜穀袍啟

或儔名麗辭等質輕霧或色華少海用寶叢臺或粲彼三英縫玆五緎品頌歲龒祿奪春耕蒿席可充緼袍易足

謝梁元帝賚春秋糊屏風啟

昔琉璃見重雲母稱珍雖盡華麗有傷真朴豈若三體五例對玩前史一字褒貶坐卧箴規無復楚臺之風得同鄒谷之暖

謝梁元帝賚玉門棗啟

安期舊美安息高名臣金馬之榮未獲趨奉方朔之賜遽降洪恩

謝敕賚紫鮓啓

珍䄫江浦味越茗川昔聞八駿東征止收黑水之麥七華西討才獲苦山之菜豈如兩階干舞四方來格臨朝拱默任土爭貢

謝敕賚烏紗帽等啓

雖復魏宣二端豈能比今茲賜廣微四縫未足方其華

飾既受非望之恩方貽匪報之誚藝文類聚

謝賚漆枹根㯶啟

蒙此慈物便得輕舉北堂書鈔

測囚法議梁代舊律測囚之法日一上起自晡鼓盡于二更及比部郎范泉删定律令以舊法測立時久非人所堪分其刻數日再上廷尉以為新制過輕請集八座丞郎并祭酒孔奐行事沈洙五舍人會尚書省詳議時高宗為安成王録尚書集衆議之弘正為尚書左丞議及沈洙議上衆以為宜依范泉前制高宗謂沈長史議得中宜更博議左丞宗元饒請依沈議施行

凡小大之獄必應以情正言依準五聽驗其虛實豈可全恣考掠以判刑罪且測人時節本非古制近代以來方有此法起自晡鼓迄于二更豈是常人所能堪忍所以重械之下危墮之上無人不服誣枉者多朝晚二時同等刻數進退而求於事為衷若謂小促前致實罪不伏如復時節延長則無愆妄款且人之所堪既有彊弱人之立意固亦多途至如貫高榜笞刺爇身無完膚戴就熏針並極困篤不移豈關時刻長短掠測優劣夫

與殺不辜寧失不經罪疑惟輕功疑惟重斯則古之聖

王垂此明法愚謂依范泉著制於事為永

舍人盛權議

比部范泉新制尚書周弘正明議咸允虞書惟輕之旨

殷頌敷正之言竊尋廷尉監沈仲由等列新制以後凡

有獄十一人其所測者十人款者惟一愚謂染罪之囚

獄官宜明加辯析窮考事理若罪有可疑自宜啓審分

判幸無濫測若罪有實驗乃可啓審測立此則枉直有

分刑宥斯理范泉今牒述漢律云死罪及除名罪證明白考掠已至而抵隱不服者處當列上杜預注云處當證驗明白之狀到其抵隱之意竊尋舊制深峻百中不款者一新制寛優十中不款者九參會兩文寛猛寔異處當列上未見釐革愚謂宜付典法更詳處當列上之文

衡陽王長史沈洙議

夜中測緩急易欺兼用晝漏於事為允但漏刻賒促今

古不同漢書律歴何承天祖沖之暅之父子漏經並自關鼓至下鼓自晡鼓至關鼓皆十三刻冬夏四時不異若其日有長短分在中時前後今用梁末改漏下鼓之後分其短長夏至之日各十七刻冬至之日各十二刻伏承命㫖刻同勒令檢一日之刻乃同而四時之用不等廷尉今牒以時刻短促到罪人不款愚意願去夜測之昧從晝漏之明斟酌今古之間參會二漏之義捨秋冬之少刻從夏日之長晷不問寒暑並依今之夏至朝

夕上測各十七刻比之古漏則上多昔四刻即用今漏則冬至多五刻雖冬至之時數刻侵夜正是少日於事非疑庶罪人不以漏短而為捍獄因無以在夜而致誣求之鄙意竊謂允合

尚書左丞宗元饒議

竊尋沈議非頓異范正是欲使四時均其刻數兼斟酌其佳以會優劇即同牒請寫還删定曹詳改前制

周弘讓 弘正弟博學多通始仕不得志隱句容茅山既為庾景中書侍郎承聖中為國子祭

酒入陳天嘉初以白衣領太常光禄大夫

宋齊故事奏陳初武帝詔求宋齊故事太常卿周弘讓奏帝遂依之

齊氏承宋武用元徽舊式宗祀朝饗奏樂俱同唯北郊之禮頗有增益皇帝入壝門奏永至飲福酒奏嘉胙太尉亞獻奏凱容埋牲奏幽隸帝還便殿奏休成衆官入出竝奏肅咸此乃元徽所闕永明六年之所加也唯送神之樂宋孝建二年秋起居注云奏肆夏齊永明中改奏昭夏杜氏通典

與徐陵薦方圓書

吾荷朝恩得安丘壑身名兩泰夫復奚言但願沐浴堯風遨遊舜日安服飽食以送餘齒然性靈未能灰弭其間復須友生言晤後來英俊竝出方為時生林谷之中鮮逢遐逸惟趙郡方圓栖遲天目年過强仕不慕時榮文史足用學藝優敏中歲暫游宛洛蒙弟識異其人方儲之胥衣冠未絕雅奉閒逸得性丘林與吾朋遊積有年歲今復同在巖壑畢志風雲琴按清商詩題空谷比

幽貞道鈌考槃絶詠責五履二兩爻無聞方今公旦作
輔億兆攸賴激貪懲競儻自圓起弟以搜揚佐世水鏡
求賢脫能登此仄陋綸言是屬翹弓遠貢則山谷咸勸
足令廉風復振懦夫能立豈不弘哉圓若棠此旌招未
必不鑒坏而逵於廊廟之用脫不能貢然來思而於退
讓之道於斯為貴恐弟未究東川人士聊復起予今言
吾家上宰之貴無以微禆萬一此舉脫復入聽少得不
負夙心周弘讓白 論一 作論

徐陵答周處士書

弘讓頻徵不出晚仕侯景彭城劉孝先亦辭辟命在蜀為武陵王紀世子諮議參軍二隱並獲譏於代按陵此答意頗微有所哂弘讓本居茅山此云天目蓋在陳時也

辱去年三月二十七日告仰披華翰甚慰翹結承歸來天目得肆閒居差有美玉之俱仙非無孟光之同隱優游俯仰極素女之經文升降盈虛盡軒皇之圖藝雖復考盤在阿不為獨宿詎勞金液惟飲玉泉比夫煑石紛紜終年不爛燒丹辛苦至老方成及其得道冥眞何勞

逸之相懸也又承有方生亦在天目理當仰稟明師摠
斯秘要豈如張陵弟子自墜高巖孫泰門人競投滄海
何其樂乎聖朝虛心版築尚想丘園若彼能赴嘉招便
當謹申高命但其人往歲亦望至京師覩此風神確乎
難拔故以忘懷爵祿詎持犧牲之談高視公卿獨騁蜡
蟶之訓所恐有道三辟公車十徵若斯者終當不屈此
既然矣請復詳言昔楚國兩龔同時紆組漢陰二老相
携抱甕凡之幽貞若其鑿坯負石方同形影結綬彈冠

無容越楚況乎糞土夔龍羶腥名器已所不欲非應及人忽承來音良以多惑何則頳陽巢父不曾令薦許由商洛園公未聞求徵綺季斯所未喻髙懷而躊躇於矛楯也惟遲山阿近信更惠芳音如或誠言謹便聞奏第夙勞比劇不復多呈徐君白並文苑英華差一作羌便一作使

周弘直字思方弘讓弟梁昌州刺史入陳歷太常卿光禄大夫

遺家疏

弘直遇疾且卒遺疏勑其家

吾今年已來筋力減耗可謂衰矣而好生之情曾不自覺惟務行樂不知老之將至今時制云及將同朝露七十餘年頗經稱足啓手告全差無遺恨氣絶已後便買市中見材材必須小形者使易提挈歛以時服古人通制但下見先人必須備禮可著單衣裙衫故履既應侍養宜備紛悅或逢善友又須香煙棺內惟安白布手巾麤香爐而已其外一無所用

杜之偉字子大吴郡錢塘人仕梁邵陵王刑獄參軍陳大匠卿遷大中大夫

上高祖求解著作啓

初高祖為丞相之偉補記室參軍遷中書侍郎領大著作及受禪除鴻臚卿啓求解著作優敕不許

臣以紹泰元年忝中書侍郎掌國史于今四載臣本庸賤謬蒙朌識思報恩獎不敢廢官皇歷惟新驅馭軒昊記言記事未易其人著作之材更宜選衆御史中丞沈烱尚書左丞徐陵梁前兼大著作虞茘梁前黄門侍郎孔奐或清文贍筆或彊識稽古遷董之任允屬羣才臣

無容遽變市朝再妨賢路堯朝皆讓誠不可追陳力就列庶幾知免

沈炯 字初明吳興武康人梁御史中丞入陳加通直散騎常侍

為王僧辯答貞陽侯書 徐陵傳淵明往復致書皆陵詞王僧辯答書文苑英華亦作陵為僧辯答非也按沈炯傳僧辯羽檄軍書皆出於炯

孤子僧辯頓首頓首席威卿反命具有奉答馮嵩仁至又奉去月二十八日誨增用傾悚秦為不道西都失守率土臣妾莫不驚惶喪君有君實惟典禮繼世嗣歷明

於通誥所以百辟羣司四方岳牧共立大計僉議所歸故紹晉安殿下用傳寶祚樹立之宜無由遠謀鄰國足下宗枝蕃戚德譽早隆既身限北庭事隅匡贊今者借助齊主揚旆南轅但嗣守洪基即既其主若阿衡帝載誠所推揖弘佐中興誰曰不可所望齊朝永存信誓謹當命北舟人奉迎麾駕無容進枉齊兵遠於江表仰冀弼諧時政用極奮庸但江東之地數千餘里民附國險水陸袷滯若舊京從命揚徐承旨又恐西南之地二十

餘州不即威懷容為齊國之患而糧裹之宜更遲動靜祇展之日冀在一二謹因馬嵩仁并遣貞威將軍通直郎散騎常侍馬瑱口宣諮述孤子王僧辯頓首頓首

為王僧辯重答貞陽侯啓

僧辯頓首頓首白席威卿至奉今月五日誨披函伸紙號耻交哀天未悔禍地維重絶九縣沸騰四海悲憤嗣主欽明濬哲齊聖廣淵體自宸極受命文祖主梁祀者非此而誰且年倍漢昭弗明上官之詐德踰姬誦彌昭

周旦之誠今海内衣冠中朝卿士或南陽舊隸官成天監之初代邸故臣榮光承聖之始莫不人竭其力爭求効命輸心嗣主以報先帝之恩今荆陜淪覆正是江北數縣即東南藩翰萬里而遥主甲治兵舳艫相接長波天限方漢城池修德綏民中興可待孤子本以庸懦加復窮喘且平生素蓄志不在位世蒙朝寵身實許國武皇擢之千里先主申其三顧因此踰濫遂居端右屬天步艱難寄深憂積方欲詢于髦傑採之輿皁同康時務

共贊皇猷一彼車書刷茲儺耻然後守其疾服歸老赤松至如今日使須白事披奉來誨承彼送還今璇枝令戚播越秦虜明公儻能入朝同獎王室伊呂之任僉曰仰歸寧不副茲仄席濟扶匡救若斯言不渝更聽後旨便遣鷁舟舡舸奉迎麾旆但閱來朝意在主盟今江東所奉彼屬披圖未蒙朝意鄭拒子忽左史是之漢背劉襄班書稱允況屬踈於昔彌不敢聞命謀期通識賜亮此誠孤子王僧辯頓首頓首未蒙朝意一作未蒙朝音號耻有誤

為王僧辯奉貞陽侯啓

裴之横敗績僧辯遂謀納淵明仍定君臣之禮啓曰

自秦兵寇陜臣便營赴援纔及下船荆城陷没即遣劉周入國具表丹誠左右勲豪初竝同契周既多時不還人情疑阻比册降中使復遣諸處詢謀物論參差未甚決定始得侯璵信示西寇權景宣書令以眞跡上呈觀視將帥恣欲同泰若一朝仰違大國臣不辭灰粉悲梁祚永絶中興伏願陛下便事濟江仰藉皇齊之威憑陛

下至聖之略樹君以長雪報可期社稷再輝死且非忝
請押別使曹沖馳表齊都續啓事以聞伏遲拜奉在促

為王僧辯重奉貞陽侯啓

員外常侍姜曷還奉勅伏具動止大齊仁義之風曲被
鄰國卹災救難申此大猷皇家枝戚莫不榮荷江東冠
冕俱知憑賴今歃不忘信信實由衷謹遣臣第七息顯
顯所生劉并弟子世珍往彼充質仍遣左民尚書周弘
正至歷陽奉迎艫舳浮江俟一龍之渡清宮丹陛候六

傳之入萬國傾心同禁晉文之反三善克宣方流宋昌之議國祚既隆社稷有奉則羣臣竭節報厚施於大齊戮力展愚效忠誠於陛下今遣吏部尚書王通奉啓以聞

為王僧辯與陳武帝盟文侯景之逆浮江西寇梁元帝承制以僧辯為大都督入援累破其軍至江州武帝亦以都督率衆出南江至湓口與僧辯會於白茅灣登壇盟誓皆涙下霑襟辭色慷慨遂共誅景時沈炯從僧辯為其文

賊臣侯景凶羯小胡逆天無狀構造姦惡違背我恩義

破掠我國家毒害我生民移毀我社廟我高祖武皇帝
靈聖聰明光宅天下劬勞兆庶亭育萬民如我考妣五
十所載哀景以窮見歸全景將戮之首置景要害之地
崇景非次之榮我高祖於景何薄我百姓於景何怨而
景長戟彊弩陵蹴朝廷鋸牙郊甸殘食含靈刳肝斮趾
不厭其快曝骨焚尸不謂為酷高祖菲食卑宮春秋九
十屈志凝威憤終賊手大行皇帝溫嚴恭默丕守鴻名
於景何有復加忍毒皇枝繈抱已上緦功以還窮刀極

祖既屠且膾豈有率土之濱謂為王臣食人之禾飲人之水忍聞此痛而不悼心況臣僧辯臣霸先等荷稱國藩湘東王臣諱泣血銜哀之寄摩頂至足之恩世受先朝之德身當將相之任而不能瀝膽抽腸共誅姦逆雪天地之痛報君父之仇則不可以稟靈含識戴天履地今日相國至孝玄感靈武斯發已破賊徒獲其元帥止餘景身尚在京邑臣僧辯與臣霸先恊和將帥同心共契必誅凶竪尊奉相國嗣膺鴻業以主郊祭前途若有

一功獲一賞臣僧辯等不推己讓物先身帥衆則天地宗廟百神之靈共誅共責臣僧辯臣霸先同心共事不相欺負若有違戾明神殛之

奏漢武帝表 炯仕梁元帝領尚書左丞荆州陷為西魏所虜授儀同三司嘗經漢武通天臺為表奏之陳己思歸之意其夜夢有宮禁之所兵衛甚嚴聞有人言甚不惜放卿還少日便獲東歸

臣聞橋山雖掩鼎湖之靈可祠有魯遂荒大庭之迹無泯伏惟陛下降德猗蘭纂靈豐谷漢道既登神仙可望

射之罘於海浦禮日觀而稱功橫中流於汾河指柏梁而高宴何其樂也豈不然歟既而運屬上仙道窮晏駕甲帳珠簾一朝零落茂陵玉盌遂出人間陵雲故基共原田而膴膴別風餘趾帶陵阜而茫茫覊旅緤臣能不落淚昔承明既厭嚴助東歸駟馬可乘長卿西逝恭聞故實竊有愚心黍稷非馨敢望徼福但雀臺之弔空愴魏君雍丘之祠未光夏后瞻仰煙霞伏增悽戀陳書無後六句

見南史 南史既荒作遂荒樂也作樂甚兊出作遂出趾作跡既厭作見厭

為王僧辯奉梁元帝勸進表侯景陷京城元帝時為湘東王鎮荊州承制拜僧辯安東將軍江州刺史率衆軍討景所至皆捷及聞簡文帝弒奉表勸進令再辭讓明年景誅僧辯等又奉表始即位於江陵　陳書沈炯傳僧辯令炯製表其文甚工當時莫有能逮者

衆軍薄伐塗次九水即日獲臨城縣使人報稱侯景弒逆皇帝賊害太子宗室在寇庭者竝罹禍酷六軍慟哭三辰改曜哀我皇極四海崩心我大梁纂堯構緒基商啓祚太祖文皇帝徇齊作聖肇有六州高祖武皇帝聰

明神武奄龕天下依日月而和四時履至尊而制六合
麗正居貞大横固祉四葉相係三聖同基蠢爾凶渠遂
憑天邑閶闔受白登之辱象魏致堯城之疑雲辰承華
一朝俱酷金楨玉幹莫不同宄悠悠彼蒼何其罔極臣
聞喪君有君春秋之茂典以德以長先王之通訓少康
則牧衆撫職祀夏所以配天平王則居正東遷宗周所
以卜世漢光以能捕不道故景歷重昌中宗以不違羣
議故江東可立儔今考古更無二謀伏惟陛下至孝通

幽英武靈斷當七九之厄而應千載之期啓殷憂之明而居百王之會取威定霸嶮阻艱難建社治兵載循古道家國之事一至於斯天祚大梁必將有主軒轅得姓存者二人高祖五王代實居長秉歷完而陳諸侯拜子武而服大輅功齊九有道濟生民非奉聖明誰嗣下武臣聞日月貞明太陽不可以闕照天地貞觀乾道不可以久惕黃屋左纛本為億兆而尊鸞輅龍章蓋以郊禋而貴寶器存乎至重介石慎於易差黔首豈可少選無

君宗祏豈可一日無主伏願陛下埽地升中柴天改物事廹凶危運鍾擾攘蓋不勞宗正奉詔博士擇時南面即可居尊西向無所讓德四方既知有奉八百始可同期殘寇潛居器藏社處乾象既傾坤儀已覆斬莽軺車燒卓照市廓清函夏正為塋陵開雪宮闈廞存鐘鼎彼黍離離伊何可言陛下繼明闡祚即宮舊楚左廟右社之制可以權宜五禮六樂之容歲時取備金芝九莖瓊茅三脊要衛率職尉候相望坐廟堂以朝四夷登靈臺

而望雲物禪梁甫而封泰山臨東濱而禮日觀然後與
三事大夫更謀都鄙左纒右澗夾雒可以為居抗殿疏
龍惟王可以在鎬何必勤勤建業也哉臣等不勝控欵
之至謹拜表以聞

勸進第二表

紫宸曠位赤縣無主百靈聳動萬國回皇雖醉醒相扶
同歸景亳式歌且誦總赴唐郊猶懼陛下俛首潛然讓
德不嗣傳車在道方慎宋昌之謀法駕已陳尚杜耿純

之勸岳牧翹首天民累息臣聞星回日薄擊雷鞭電者之謂天岳立川流吐霧蒸雲者之謂地包天地之混成洞陰陽之不測而以裁成萬物者其在聖人乎故云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黄屋廟堂之下本非獲已而居明鏡四衢之罇蓋由應物取訓伏惟陛下稽古文思英雄特達比以周旦則文王之子方之放勛則帝摯之季千年旦暮可不在斯庭闕湮亡鐘鼎淪覆嗣膺景歷非陛下而誰豈可使赤眉更立盆子隗囂託置

髙廟陛下方復從容高讓用執謙光展其矯行僞書誣罔正朔見機而作斷可識矣匪疑何卜無待著龜日者公卿失馭禍纏霄極侯景憑陵姦臣互起率戎伐穎無處不然勸明誅晉側足皆爾刁斗夜鳴烽火相照中朝人士相顧銜悲凉州義徒東望殞涕慄慄黔首將欲安歸陛下英略緯天沈明内斷横劒泣血枕戈嘗膽農山圯下之策金匱玉鼎之謀莫不定筭扆帷決勝千里聲靈鼉之鼓而建翠華之旗驅六州之兵而總九伯之伐

四方雖虞一戰以霸斬其鯨鯢旣章大戮荷校滅耳莫匪姦回史不絶書府無虛月自洞庭安波彭蠡底定文昭武穆芳若椒蘭敵國降城和如親戚九服同謀百道俱進國耻家怨計期就雪社稷不墜繄在聖明今也何時而申帝啓之避凶危若此方陳秦伯之辭國有其臣誰敢奉詔天下者高祖之天下陛下者萬國之歡心萬國豈可無君高祖豈可廢祀即日五星夜聚八風通吹雲煙紛郁日月光華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飛

艫巨艦竟水浮川鐵馬銀鞍陵山跨谷英傑接踵忠勇相顧湛宗族以酬恩焚妻子以報主莫不覆楯銜威提斧擊衆風飛電耀志滅凶醜所待陛下昭告后土虔奉
上帝廣發明詔師出以名五行夕返六軍曉進便當盡司寇之威窮蚩尤之伐執石趙而求璽斬姚秦而取鍾修掃塋陵奉近宗廟陛下豈得不仰存國計俯從民請漢宣嗣位之後即遣蒲類之軍光武登極既竟始有長安之捷由此言之不無前準臣等或世受朝恩或身荷

重遇同休等戚自國刑家苟有腹心敢以死奪不任悽悽之至謹重奉表以聞

勸進第三表大寶三年三月王僧辯等平侯景傳首江陵又奉表勸進至冬十一月即位

臣僧辯等言衆軍以今月戊子總集建康賊景鳥伏獸窮頻擊頻挫奸竭詐盡深溝自固臣等分命將士百道同趨突騎短兵犀函鐵楯結隊千羣持戟百萬止紂七步圍項三重轟然大潰羣兇四滅京師少長俱稱萬歲

長安酒食於此價高九縣雲開六合清朗矧伊黔首誰
不載躍伏惟陛下咀痛茹哀嬰憤忍酷自紫庭絳闕胡
塵四起壖垣好畤冀馬雲屯泣血臨兵嘗膽誓衆而吳
楚一家方與七國俱反管蔡流言又以三監作亂西京
義衆阻秦塞而不達并州遺民跨飛狐而見絶豺狼當
路非止一人鯨鯢不梟倏焉五載雄武克振怨耻並雪
永尋霜露伊何可勝臣等輒依故實奉修祖廟使者持
節分告園陵嗣君升遐龍輴未殯承華掩曜梓宮莫測

並隨局備辦禮具凶荒四海同哀六軍袒哭聖情孝友
理當感慟日者百司羣岳仰祈宸鑑以析珪之功既歸
有道當璧之禮允屬聖明而優詔謙沖窅然凝邈飛龍
可躋而乾爻在四帝閽云叫而閶闔未開謳歌載馳是
用翹首所以越人固執燻丹穴以求君周民樂歸越岐
山而事主漢王不即位無以貴功臣光武止蕭王豈謂
紹宗廟黄帝迷於襄城尚訪治民之道放勛入於姑射
當使罇俎有歸伊此儻來豈聖人所欲帝王應運不獲

已而然伏讀璽書尋諷制旨領懷物外未奉慈衷陛
下日角龍顏之姿表於徇齊之日彤雲素靈之瑞基於
應物之初博覽則大哉無所與名深言則巍乎文章之
觀忠爲令德孝實動天加以英威茂略雄圖武筭指麾
則丹浦不戰顧眄則阪泉自蕩地維絕而重紐天柱傾
而更植鑿河津於孟門百川復啓補穹儀以五石萬物
再生縱陛下拂袗衣而遊廣成登箕山而去東土羣臣
安得仰訴兆庶何所歸仁況郊祀配天罍觴禮曠齊宮

清廟匏竹不陳仰望鑾輿匪朝伊夕瞻言法駕載渴且饑豈可久稽衆議有曠彞典況舊邦凱復函洛已平高奴櫟陽宮館雖敗滎河清洛佳氣猶存臯門有亢甘泉四敞土圭測景仙人承露斯蓋九州之赤縣六合之樞機慱士奉圖書而稍還太常定禮儀而已列豈得不揚清警而赴名都振玉鑾而旋正寢昔東周既遷鎬京遂其不復長安一亂陜洛永以為居夏禹以萬國朝諸侯文王以六州匡天下方之跡基百里劔杖三尺以殘楚

之地抗拒六戎一旅之卒翦夷三叛坦然大定御辯東歸解五牛於冀州秣六馬於譙郡緬求前古其得比歟對揚天命何所讓德有理存焉敢重祈奏臣僧辯等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

為百官勸進陳武帝表

臣聞春榮秋落四時所以迭代金行水流五德所以互序昔陶唐告終有虞氏作漢魏禪讓晉宋以之登庸夫有非常之功有非常之賞能利天下者受天下之利陛

下造化之功日用之德褰裳去之物誰仰訴頃五星夜聚八風通吹豐露呈甘卿雲舒簇白狼遠至素雉朝飛天意顯然靈貺可覩

上陳文帝陳情表 烱為御史中丞以母老表請歸養帝詔答之

臣嬰生不幸弱冠而孤母子零丁兄弟相長謹身為養仕不擇官承襲朝命偶在亂世冐危履險自死輕生妻息誅夷昆季屠滅但餘老母得逢興運臣母妾劉今年八十有一臣叔母妾丘七十有五私門弟姪故自無人

妾丘兒孫又久亡滅兩家侍養餘臣一人前帝知臣之
孤煢眷臣以州里不欲使頊居草萊又復矜臣温凊所
以一年之内再三休沐臣之屢披丹款頻冒宸鑒非欲
苟違朝廷遠離纖輦一者以年將六十湯火居心每
跪讀家書前懼後喜温枕扇席無復成童二者職居彝
憲邦之司直若自虧身體何関國章前德綢繆始許哀
放内侍近臣多悉此旨正以選賢與能廣求明哲趦趄
荏苒未始取才而上玄降戾奄至今日德音在耳墳土

遽乾悠悠昊天哀此罔極兼臣私心煎切彌迫近時悽悽之祈轉忘塵觸伏惟陛下睿哲聰明嗣興下武刑于四海弘此孝治寸管求天仰歸帷扆有感必應實望聖明特乞霈然申其私禮則王者之德覃及無方矧彼翔沈孰非涵養

文帝詔答

省表具懷御轡馳咸雖情深究沛日者理切倚閭言歸異域復牽時役遂乖侍養雖周生之思每欲棄官戴禮

垂文得遺從政前朝光宅四海劬勞萬幾以卿才為獨步職居專席方深委任屢屈情禮朕嗣奉洪基思弘景業顧茲寡薄兼纏哀疚實賴賢哲同致雍熙豈便釋簡南闈解紱東路當令馮親入舍荀母從官用覲朝榮不虧家禮尋勑所由相迎尊累使卿公私得所並無廢也

為陳太傅讓表

奏六代之舞不能祚天具百神之歌無以動聖延首當閣轉增危慄百川沸騰百室如燬釋位同謀諸侯携至

盟書會府餘臣一人若使幅巾衡巷口絶平吴朝遊赤松暮過濟北出就侯服入虓龍章則四郊有壘誰守社稷如其雄戟在前强弩自衛負孺子之圖飾緣鶺之鼎軍威重於護將國禮貴於寒門則臣道尚卑孰云非逼臣所以出謝公卿入訓妻子拜長陵之園謁太祖之廟不以九族違恩義不以百姓負國家所期陛下與北極同壽朝廷與南山同固

為周儀同失律後復官讓表

日者驂驚鄭馬害在晉軍獄囚悲其夜數縲人切其曉奏危光似燭察命如絲云誰之尤自貽其咎假令誅以妻子戮及墳墓漢非負德陵實孤恩況伏鑕俛眉遂受淮陰之間吞聲飲恨不與臧洪共死陛下憐而宥之伊臣豈不獨愧喪其子弟六謝父兄百萬之師千夫有長問臣安在誰曰董司魂遊奉高不知何對

為周弘正讓太常表

臣聞玉舄雕楹不取材於蟠木丹青黼黻豈襲覓於蘿

薛何則適用各有所宜朝野不可一𦔳叔孫之分定禮儀倍資典實刁恊之躬為唱引豈易其儀儐賔主闕對封禪失儀責以司存云誰之咎況南史執簡轉見違才君舉必書尤難妄冒賔主闕對御覽作九賔闕相

太極殿銘

臣聞在天成象紫宫所以昭著在地成形赤縣居其區宇太極殿者資兩儀之意焉大壯顯其全模土圭測其正影周曰路寢漢稱前殿雖名號參差其實一也主上

未明求衣日旰忘食隳樂壞禮造次留神漢陛秦除莫不葺復而此殿興造累歲未成外遣戎機內憂民力劬勞深慮荏苒移時至陳永定六合既清五禮稍備雕楹玉舄華榱璧璫揆之有日而猶一柱楩楠豫章地淪外寇楚材晉用非復我求既而新亭前江有流查甚壯盤根錯節枝葉蔥蒨津人以聞正堪時用於是將作受詔冬官奉職百工並作屢降乘輿匠石磨礱必經天旨儉而不固泰而不奢億兆塡塡而樂成也曾未數旬煥然

雲構昔晉朝繕造文杏有闕梅梁瑞至畫以標花自是迄今又獲神物即樟樹焉殿之某間即某柱是也銘曰
軒轅狹堂夏后卑宮文來質往褰產彌崇體制八都開兹萬戶灼爍雄梁徘徊大廡璧月宵懸卿雲晝聚豈伊開陽飛來應柱嘉辰令月新寢告成青槐赤棘郎將司兵翠被負扆百辟公卿鐘鼓八佾簫韶九成庸臣再拜天子萬齡

太尉始興昭烈王碑銘

古者帝王之興莫不崇建親屏泰伯讓而退封武良終
而受號則有之矣至若勒功鼎彝銘德太常清廟尊乎
國家揚名顯乎子弟在昭烈王見之焉若夫媯水遥源
石砮遐集五絲作而詠南風八世興而和鳴鳳籍帝王
之基居正卿之族有由來矣孔融汝潁之論許其少多
傅暢諸公之書頗有賢哲自漢至魏涉江而東緜邈蟬
聯言之者舊皇上革命應運大啓邦國麟趾盤石之宗
固宜金楨玉幹之戚畢封文叔掩被之悲無泯仲謀援

鞍之慟逾切乃封始興郡王永定元年下詔曰天倫所
感義本因心名器追崇則惟恒典亡兄梁故南兖州刺
史長城縣公德範沈邃風度寛厚性與天通深乎靡測
昔彈冠入仕譽重城華宣力艱難遂顧洪業雖時非季
漢勢異桓王海内挹其風流生民懷其大德者矣朕受
天明命爰膺寶歴言尋永往興慕増懐可奉贈太尉公
昔之密戚近親宗英令徳若河間之不羣沛獻之受象
東平之樂善陳思之藻麗實聞之也未有身死忠貞名

存前代若王之義烈者銘曰稽古帝舜重瞳有裔曰陳祚土纂虞之系騰波汝潁承流嬀汭四岳有後六奇獻計惟寔惟忠卿長羣公浮舟震澤佳氣葱葱岐周七十商亳百里婉婉中陽帝出攸止太常景皇季孫讓子天下不踐閭之惇史入孝出忠清輝何已苞措周藏風流懿德言爲世範行成士則名山可鐫豐碑易勒惜哉往矣殞身凶慝鼎命既遷山河是始光啓代郡德表永祀周以別功魯侯戾止禮茂廟堂恩加松杞

望三靈而摽目躋九地而崩心哭仍几之將撤慟祖豈之虛斟黃屋祲而白日掩紫極涵而浮雲陰其辭曰悠悠嬀水鬱鬱姚墟惟帝之系在唐作虞正卿之後握此靈符雕雲布族祥星結樞負茲大鏡未拾遺珠爰初發跡斬蛇鞠旅大定番禺載戡海渚承釁而運席卷中流王室如燬乃合諸侯負鐵誓衆釋位同謀俱登涿鹿實斷蚩尤道濟一匡功歸四履爰惣百官訓于天子儻來

武帝哀策文

有運事非獲已翠龜負字赤雀銜書謳歌適夏禮樂遷
虞負扆正位升壇受圖二儀協序五緯同符門歌麟趾
室詠騶虞奉常定日太卜蠲時升中備物方告雍熙天
甘玉露地秀金芝休禎未答靈貺徒欺吏求穆卜詔絕
良醫羲驪失御天街虒蹕夏采升榮宮車宴出洞闈移
凶充庭罷吉閑宵宵之窮燈去昭昭之遊日歸大暮之
不暘降幽宮而長畢巫咸筮吉容成戒期文衛如在葆
鐸相悲去畢陌而東顧望橋山而路遲臣攀龍而尚在

寃過沛而何之侍低昂之靈轝縣奉寂寂之空帷銅爵没於修松平陵隱於深栢節鼗鼓之哀音燎爟火於通夕薤露落而暮日寒玄霜凝而壟草白銘功德於旂常被徽音於鐘石迴天儀於清廟祔祖考而來格播茂實與英聲鬱氛氲於宗祏

祭梁吳郡袁府君文

夫宮鳴徵應響韻相趨桂馥蘭芬期臭在斯道合一朝豈忘千載日者明德世彦振纓王室坐嘯大邦顯治巨

麗竊以不敏出宰句吳上郡下邑都城接雉雖王事靡
監無失豫遊窺洞庭於五湖登姑蘇於九曲身後之事
一至於斯今者長樂未央已夾樗里之墓公宮魯庫非
復少昊之墟成土一棺未知何託解劍絜將轉增歔欷

歸寃賦序

古語稱遊寃升極周易有歸寃卦屈原著招魂篇故知
寃之可歸其日已久余自長安反乃作歸魂賦

張種字士苗吳郡人仕梁歷御史中丞入陳終金紫光祿大夫

與沈炯書

虎丘山者吳岳之神秀者也雖復峻極異於九天隱磷殊於太一衿帶城傍獨超衆嶺控繞川澤顧絶羣岑若其峰崖刻削窮造化之瑰詭絶澗杳宜若鬼神之髣髴珍木靈草茂瓊枝與碧葉並禽走獸必負義而膺仁是以歷代高賢輕舉栖託梵臺雲起寶刹星懸自非玉牒開祥金精緼耀豈其神怪若此者乎超一作越

沈炯答張種書

若乃三江五湖洞庭巨麗寫長洲之茂苑登九曲之層臺山高水深雲蒸霧吐其中之秀異者實虎丘之靈阜馬冬桂夏柏長蘿修竹靈源祕洞轉側超絕遠澗深崖交羅戶穴並藝文類聚崖一作巖

陳文紀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陳文紀卷四

詳校官庶吉士臣瑚圖禮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朱炘

謄錄監生臣汪綵

陳文紀卷四　　明 梅鼎祚 編

徐陵字孝穆東海郯人摛子由梁入陳歷遷左光祿大夫太子少傅 一

在北齊與齊僕射楊愔書

愔字遵彥弘農華陰人歷尚書令封開封王見誅

陵仕梁歷通直散騎常侍使魏會齊受魏禪元帝承制於江陵復通使於齊陵累求復命拘留不遣乃致書於愔竟不報後隨貞陽侯蕭淵明還乃仕陳此書見陳書文苑英華異者互注

叩頭叩頭夫一言所感凝暉照於魯陽一志冥通飛泉湧於疏勒況復元首康哉股肱良哉鄰國相聞風教相期者也天道窮剝鍾亂本朝情計馳惶公私哽懼而骸骨之請徒淹歲寒顛沛之祈空盈卷軸是所不圖也非所仰望也執事不聞之乎昔分鼇命鳫之世觀河拜洛之年則有日烏流災風禽騁暴天傾西北地缺東南盛旱坼三川長波含五嶽我大梁膺金圖而有亢纂玉鏡而猶屯也何則聖人不能為時斯固窮通之恒理也至如

荆州刺史湘東王機神之本無寄名言陶鑄之餘猶為
堯舜雖復六代之舞陳於總章九州之歌登於司樂虞
夔拊石晉曠調鍾未足頌此英聲無以宣其盛德者也
若使郊禋楚翼寧非杞夏之君甚定艱難便是匡周之
霸豈徒豳王徙雍朞月為都姚帝遷河周年成邑方今
越裳藐藐馴雉北飛肅眘茫茫風牛南偃吾君之子含
識知歸而答旨云何所不投身斯其未喻一也又晉熙
等郡皆入貴朝去我潯陽經塗何幾至於鐺鐺曉漏的

的霄烽隔溆浦而相聞臨高臺而可望泉流寶盌遥憶
湓城峰號香爐依然廬嶽日者鄱陽嗣王治兵滙汭屯
戍淪波朝夕牋書春秋方物吾無從以躡屩彼何路而
齊鑣豈其然乎斯不然矣又近者邵陵王通和此國郢
中上客雲聚魏都鄴下名卿風馳江浦豈盧龍之徑於
彼新開銅駞之街於我長閉何彼途甚易非勞於五丁
我路為難如登於九折地不私載何其爽歟而答旨云
還路無從斯所未喻二也晉熈廬江義陽安陸皆云款

附非復危邦計彼中途便當靜宴自斯以北桴鼓不鳴自此以南封疆未壹
英華云自斯以北桴鼓不鳴鄰憾所通自此以南玉璽未歎

如其境外脫殞輕軀幸非邊吏之羞何在匹夫之命又此實游通無貨殖桼非韓起聘鄭私買玉環吳札過徐躬要寶劔由來宴錫凡厥囊裝行役淹留皆已虛罄散有限之微財供無期之久客斯可知矣且據圖刎首愚者不爲運斧全身庸流所鑒何則生輕一髮自重千鈞不以貫盜明矣骨肉不任充鼎俎皮毛不足入貨財盜有

道焉吾無憂矣又公家遣使䖍有資須本朝非隆平之時游容豈皇華之勢輕裝獨宿非勞聚櫜之儀微騎間行寧望輶軒之禮歸人將從私具驢騾緣道亭郵惟希蔬粟若曰留之無煩於執事遣之有費於官司或以顛沛爲言或云資裝可懼固非通論皆是外篇斯所未喻三也又若以吾徒應還矦景矦景凶逆殲我國家天下含靈人懷憤厲既不獲投身社稷銜難乘輿四冢磔蚩尤干刀剸王莽安所謂俛首頊膝歸奉寇讎佩弭腰鞬

為其皁隷日者通和方教曩睚凶人狙詐遂駭狼心頗
疑宋萬之誅彌懼荀罃之請所以奔蹄勁角專恣憑陵
凡我行人偏膺讎憾政復葅筋醢骨抽舌探肝於彼凶
情猶當未雪海內之所知也君侯之所具焉又聞本朝
公王都人士女風行雨散東播西流京邑丘墟蕣逢蕭
瑟偃師還望咸為草萊霸陵回首俱沾霜露此又君之
所知也彼以何義爭免寇讎我以何親爭歸委質昔鉅
平貴將懸重於陸公叔向名流深知於鬷蔑吾雖不敏

常慕前修不圖明庶有懷翻其以此量物昔魏氏將亡羣兇挺爭諸賢戮力想得其朋為葛榮之黨邪為邢杲之徒邪如曰不然斯所未喻四也假使吾徒還為凶黨侯景生於趙代家自幽恒居則台司行為連率山川形勢軍國彝章不勞請箸為籌便當屈指能算景以逋逃小醜羊豕同羣身寓江皐家留河朔春春井井如鬼如神其不然乎抑又君之所知也且夫宮闈祕事並若雲霄英俊訏謨寧非帷幄或陽驚以定策或焚藁而奏書

朝廷之士猶難參預羈旅之人何階耳目至於禮樂沿
華刑政寛猛則謳歌已遠萬舞成風不知手之舞之足
之蹈之也安在揺其牙齒為間諜者哉若謂復命西朝
終奔東虜雖齊梁有隔尉候奚殊豈以河曲之難浮而
曰江關之可濟河橋馬度寧非宋典之姦關路雞鳴皆
曰田文之客何其通蔽乃爾相妨斯所未喻五也又兵
交使在雖著前經儻同狗僕之尤追肆寒山之怒則凡
諸元帥竝釋縲囚爰及偏裨同無翦馘乃至鍾儀見赦

朋笑遵途褰老蒙歸虞歌引路吾等張旝拭玉修好尋盟涉泗之與浮河郊勞至于贈賄公恩既被賓敬無違今者何慿翻蒙貶責若以此為言斯所未喻六也若曰祆氣永久喪亂悠然哀我奔波存其形皃固已銘茲厚德戴此洪恩譬渤澥而俱深方嵩華而猶重但山梁飲啄非有意於籠樊江海飛浮本無情於鐘鼓況吾等營魂已謝餘息空留悲黙為生何能支久是則雖蒙養護更夭天年若以此為言斯所未喻七也若云逆竪殲夷

當聽反命高軒繼路飛蓋相隨未解其言何能善謔夫屯亨治亂豈有意於前期謝常侍今年五十有一吾今年四十有四介已知命賓又杖鄉計彼后生肩隨而已豈銀臺之要彼未從師金竈之方吾知其訣政恐南陽菊水竟不延齡東海桑田無由佇望若以此為言斯所未喻八也足下清襟勝託書圃文林凡自洪荒終乎幽厲如吾今日寧有其人爰至春秋微宜商略夫宗姬殄墜霸道昏凶或執政之多門或陪臣之凉德故臧孫有

禮翻因與國之賔周伯無僁空怒天王之使遷箕卿於兩館縶驥子於三年斯匪貪亂之風邪寧當今之高例也至於雙崤且帝四海爭雄或搆趙而侵燕或連韓而謀魏身求盟於楚殿躬奪璧於秦庭輸寶鼎以託齊王馳安車而誘梁客其外膏脣販舌分路揚鑣無罪無辜如凡如弟逮乎中陽受命天下同規巡省諸華無聞幽辱及三方之霸也孫甘言以娬媚曹屈詐以羈縻旍軺歲到於句吴冠蓋年馳於庸蜀則客嘲殊險賔戲已深

共盡遊談誰云猜忤若使搜求故實脫有前蹤恐是叔世之姦謀而非為邦之勝略也抑又聞之雲師火帝澆淳乃異其風龍躍麟驚王霸雖殊其道莫不崇君親以詔物敦敬養以治民預有邦司曾無隆替吾奉違溫凊仍屬亂離寇虜猖狂公私播越蕭軒靡御王舫誰持瞻望鄉關何心天地自非生憑廩竹源出空桑行路含情猶其相愍常謂擇官而仕非曰孝家擇事而趨非云忠國況乎欽承有道驂駕前王郎吏明經鴟鳶知禮巡方

省化咸問高年東序西膠皆尊耆耋吾以圭璋玉帛通聘来朝屬世道之屯期鍾生民之否運兼年累載無申元直之祈銜泣吞聲長對公閭之怨情禮之訴將同逆鱗忠孝之言皆應齚舌是所不圖也非所仰望也且天倫之愛何得忘懷妻子之情誰能無累夫以清河公主之貴餘姚書佐之家莫限高卑皆被驅略自東南醜虜抄販饑民臺署郎官俱餒墻壁況吾生離死別多歷暄寒孀室嬰兒何可言念如得身還鄉土躬自推求猶冀

提携俱免凶虐夫四聰不達華陽君所謂亂臣百姓無究孫叔敖稱爲良相足下高才重譽參贊經綸非豹非貔聞詩聞禮而中朝大議曾未矜論清禁嘉謀安能相及諤諤非周舍容容類胡廣何其無諍臣哉歲月如流半生何幾晨看旅鴈心赴江淮昏望牽牛情馳揚越朝千悲而掩泣夜萬緒而回腸不自知其爲生不自知其爲死也足下素挺詞鋒兼長理窟匡丞相解頤之説樂令君清耳之談向所諮疑誰能曉諭若鄙言爲謬來旨

必通分請灰釘甘從斧鑊何但規規默默齰舌低頭而已哉若一理存焉猶希矜眷何必期令我等必死齊都足趙魏之黄塵加幽并之片骨遂使東平拱樹長懐向漢之悲西洛孤墳恒表思鄉之夢千祈以屢哽慟增深徐陵叩頭再拜

公私英英華作公孫非西北東南作西杜東門機神神作幾神無寄作旡寄歌作音英聲作英華戡定艱難作龕定京師斯其作斯所又晉熈作又聞晉熈鐺鐺曉漏作鍾鍾曉嗡非寶盌作寶蓋躡屩作躡屐又近者郃陵王作不謂郃陵王綸名卿作公卿晉熈廬江作又晉熈聚榛作聚囊四冢作四家誤千刀剸王莽作千斸割王莽俛首作俛眉日者通和作又日者偏膺作偏鍾公王都人作王都居人京邑作城闕

俱沾作皆沾何親作何勲有懐作為懐邪作也假使作又假使景以作重以春春井井作鄉井鄉邑並若作杳若可濟作有濟寧非作曾非皆曰作皆是寒山作韓山同無翦馘作同加恩禮妖氛永久作妖氛未久誤哀我作哀悼戴此作載此營魂作營魄后生陳書作侯生誤佇望作可望凡自終乎作凡自終于驥子作樂子寧當今之高例作寧比當今之高列馳安車作憑安車嫵媚本魏帝謂孫權語作娀眉非衿軫作旄軫銘物作詔物邦司作邦邦家亂離作亂罹誤源出作身出廵方省化陳書作廵省方化誤將同作翻同齗舌英華作對舌非鄉土作鄉壤非豹作非虎嘉謀作嘉謨平生作人生掩泣作下泣夜作夕又作暮詞鋒作詞峰何必作何故增深作良深

在北齊與梁太尉王僧辯書

大清六年三月僧辯討平侯景時陵在北齊與僧辯書及陵隨貞陽侯之入也僧辯得陵甚喜接待饋遺其禮甚優以陵為尚書吏部郎掌詔誥　侯景冠京師陵父摛先在圍城之內陵不奉家信便蔬食布衣若居憂恤摛以憤疾卒故書稱孤子

太清六年六月五日孤子徐陵頓首昔者雲師火帝非無戰陣之風堯誓湯征咸用干戈之道至於搖山蕩海驅電乘雷殲厥兇渠無虧皇極若夏鍾夷羿周厄犬戎漢委珠囊秦亾寶鏡然則皆聞之矣未有膺龍圖以建國御鳳邸以承家二后欽明三靈交泰而天崩地坼妖

冦橫行者也自古銅頭鐵額興暴皇年檮杌窮竒流災
中國王彌石勒吞噬關河綠林青犢之羣黒山白馬之
衆校彼兵荒無聞前史八王故事曽未混淆九州春秋
非云禍亂我皇受命中興光宅天下泰寧瑣瑣安敢執
鞭建武栖栖何期扶轂抑又聞之陶唐既作天歸嶌喙
之臣豊畢將興特挺鷹揚之佐明公量苞金鉉神表玉
瓚儷袞欽才平階佇德固以留連管樂惆悵風雲濡足
維時投竿斯在去歳兇徒不騁言次巴丘鼔聲聞一柱

之臺烽火照三休之殿公則懸麾羽扇猶對投壺戎羯咸奔鯨鯢俱剪樓船萬軸還繫昆明胡馬千羣皆輸長樂於是乎夏首西浮雲行雷邁彭波東滙谷静山空扼鵲尾而據王畿登牛頭而掃天闕漸臺僞帥仍傳首於帝京鄗塢元兇咸刳腸於軍市青羌赤狄同畀豺狼胡服夷言咸為京觀公園陵盡拜忠貫長沙神主咸安勲踰高密重以秦宮既獲魯殿猶存闕緑草於應門開青槐於武庫長安五陵之族鄠杜六遷之民襁負而歸都

壥斯滿觷脂藏脯遊騎擊鐘故市新城飛甍華屋東莞
舊宅人識桑榆南頊荒田家分禾黍豈以鄉名穀熟邑
號禾興而已哉若夫卦起龍文書因鳥跡劬勞王室大
拯生民自開闢以來未之有也雖十六才子明允篤誠
八百諸侯專心同德中宗佐命俱畫丹青光武功臣皆
懸星象棧道木閣田單之奉霸齊縮璽將兵周勃之扶
彊漢壞蟲之比黄鵠轍鮒之仰河宗未足云也孤子階
緣多幸叨遘皇華鄉國屯危公私憔迫郅彤之切長亂

心胸徐庶之祈終無開允既而屏居空館多歷歲時釁
犯幽祇躬當勳滅何圖釁咎災極蒼旻號慕煩寃肝腸
屠殞酷痛柰何無狀柰何惟桑與梓邈若天涯杖柏栽
松悠然長絶明明日月號呌無聞茫茫宇宙容身何所
窮劇柰何自忝膺嘉聘仍屬亂離上下年尊偏嬰此酷
昔人迎門請盜恒懷廢寢之憂當輗輿櫬猶有危途之
懼況乎逆寇崩騰京師播越興居動止長隔山河朝夕
饘飽誰經心眼程糜不繼原粟何資瞻望風雲朝夕嗚

咽固乃遊魂已謝非復全生餘息空留非為全死同氷魚之不絶似蟄蟲之猶蘇良可哀也良可哀也自東都紹漢南亳興殷修好徵兵彌留星琯韓宣范武方駕連鑣蘇秦張儀朱輪華轂而孤子三危是擯四罪同科聽别馬而長號杖歸旍而永慟王稽反命既無託乘之恩椒舉相逢誰為班荆之位昔人違齊處魯時降徵求亡晉奔秦猶蒙招請閻管寧於遼左追王朗於淅東竝物礜時賢卿門公族懸須應務深挾情祈斯豈庸賤之儔

耶非餘生之敢望也但預在輶軒誠為過誤珪璋特達
通聘河陽貂珥雍容尋盟漳水差有黄門啓封非無青
紙詔書羣將州司郊迎負弩鄉亭里候飾館陳兵豈是
復介而奔齊寧當竊妻而逃晉已焉哉羗難得其言也
漢之谷吉捐軀者幾人楚之申胥埋䰟者何極孤子何
所歎焉但頓伏苫廬徒延光晷夫以啁噍鷰雀躑躅鳴
號含識懷靈未有其痛且夫曽耕雨雪猶尚悲歌蘇使
幽囚無馳哽噎公履忠弘孝冠冕縉紳化感煙雲量標

海岳行縻仲月王政無塞分轂高年仁風斯逺固以衣纓仰訓黎庶投懐今日憔惶彌布洪澤雖復孤骸不返方爲漠北之塵營魄知歸終結江南之草孤子徐君頓首文苑英華 英華注云君疑是古人自稱如王勘書中亦作王君又一本作名當考今按作名是也豈有稱孤子自署爲君漢晋人别傳多不稱名稱君者以其門人或故吏所撰耳今姑依原本 戰陣一作戰伐階緣作實緣肝腸作肝腹羌作差曾耕一作曽耕誤曾子雨雪曲見琴操無馳二字有誤漢一作漠

在北齊與宗室書

陵白臨淮負海是謂徐州顓頊高陽世有明德自興王啓

霸無勞委劍之鋒開國承家實饗彤弓之賜其後金柯玉葉霞振雲從着舊通人茂才多士或以天下之貴屑石自沈王命之尊拂衣高蹈或熊衣雉製青組朱旗儒盛江東文高河北或復分齊處魯移魏居燕瓜瓞雖遥芳枝無遠昔有王如王莽無關控鵠之宗劉曜劉淵彌非偃龍之族又有朱家别録邾子之苗何氏殊源韓侯之胤三烏五鹿時事無恒東郭西門遷訛非一吾宗雖廣未有駢枝咸自駒王同分才子正以金衡委御玉

斗宵亾胡賊憑陵中原傾覆我則供犧牲於東國載主
祏於南都二百餘年家于揚越此則盧諶不去裴寧仍
留高宦燕秦遲廻鄉壤山河有隔叙覲無緣望冀馬而
增勞瞻賔鴻而永歎昔竇公累世光武稱其外家許都
遥遠靈王思其舊宅其言雖大可以喻小況在宗親寧
無停眷比月應雩龍星移殷鳥天明和煦體中何如願
百年之老與居多福萬石之君寒暑清豫其外族忠孝
比屋連甍信義勇於干戈詩書廿於酒醴或有漁獵三

史紛綸五經都講開黌詩生負帙邦君佇德寧無掛榻之思州將欽風應有題車之命南陽坐嘯寄以共治東海行歌資其主弼梁竦不好徒為大言鄧禹平生惟望如此若棲遲偃仰因事丘中桃果三名栗園千樹持竿而釣徵聘不來負耒而耕公侯靡屈何其高也蓋復休哉如脫推延或遲並問吾階緣人之叨遘皇華王事無淹公禮將畢既而揚都蕩覆方離獫狁之災越界風塵復蹈輶軒之禮屏居空館多歷歲時釁犯靈祇招延禍

罰號慕無窮肝膽屠殞煩寃胸臆不自堪居無心柰何無狀柰何自徘徊河朔亟積寒暄風患彌留半體枯廢折臂為公雖非羊祜跛足而使無慙郤克固以形如槁木心若死灰匍匐苫廬纔有魂氣夫迷山之客遲遥嚮於巖崖窮海之賓望孤煙於洲嶼況乃宗均魯衛地匪燕吳車騎相望舟艫朝夕三條不遠五達非難信乃闊然遂不蒙問昔桃花之峽長避秦嬴芝草之山遥然滄海猶復漁船可入何況平途不兼旬月勞懷既積輙命

行人弦望之間遅枉歸翰儻二三兄弟能敦昭穆之詩求我漳濵幸問劉楨之疾陽春改節竝念將宜扶力為書多不詮次陵白耆舊通人茂才多士一作耆舊先賢通人多士持竿作執竿復蹈作無復

為梁貞陽侯蕭淵明與太尉王僧辯

淵明初以南豫州刺史為大都督北伐軍敗歸魏為散騎常侍及西魏與梁岳陽王詧陷江陵世祖見害太尉王僧辯司空陳霸先奉元帝子晉安王方智以太宰承制齊受魏禪文宣帝高洋使上黨王渙率衆送淵明還為梁主前所獲梁諸將湛海珍等皆聽從書與僧辯將佰壽陽僧辯拒境不納淵明往復致書論還國繼統之意已而裴之横戰死僧辯

乃啓納淵明於是齊師北反侍中裴英起衛
送淵明入建康即位改元天成冬霸先襲殺
僧辯立晉安王是為敬帝以淵明為太傅建
安王齊人復徵淵明霸先將遣疽發背薨
徐陵傳陵為梁湘東王中記室叅軍兼通直
散騎常侍使魏齊受魏禪及送貞陽侯為梁
嗣遣陵隨還淵明往
復致書皆陵詞也

淵明頓首頓首昔自天狼炳曜非無戰陣之風參虎揚
芒便有干戈之務至於夏鍾夷羿周厄犬戎漢委珠囊
秦亾寶篋彰於史籍可得而聞未有國家殲危遂若當
今者也我大梁膺龍圖而受命御鳳邸以承天軒頊比

於諸侯湯武方於兒戲三光有乂四海無波靈貺咸臻
表裏禔福非日非月蒼生仰其照臨如雲如雨天下蒙
其恩蔭而屯亨有數剝極為災梟獍豺狼肆逞兇逆後
主誕資上聖光啓中興大翦仇讎方平宗社雖復瀟湘
舉斧庸蜀彎弓凡厥兇徒誰不殲撲豈圖天未悔禍喪
亂薦臻羌虜無厭乘此多難虔劉我南國蕩覆我西京
奉聞驚號肝膽崩潰雖復金行板蕩火政淪亾綠林青
犢之羣黑山白馬之卒八王故事曾未混淆九州春秋

誰去禍亂昔隆周徙播皆憑晉鄭之功彊漢阽危終假
虛牟之力今者武皇之子無復一人貌是孫孫還同三
叛等子頹而為暴同劉芳而入關乞命諸戎勢何支久
孫宗室之長爰自布衣皇運之初彌承天徳何則據鞍
輟哭雖紹霸圖獨居掩涕終討家怨孤二三昆季方可
戴天被此恩慈如何酬荅所以徐彭之役不紊輕軀哀
荷之誠久聞朝聽況復邦家不造至此横流宗社無依
何所逃責因以提戈負劍卧泣行號言念荆巫志雪讎

恥大齊觀書有洛輯瑞榮河功格蒼旻德满天地慈孝之道通於百靈仁信之風覃於萬國是以日月所照舟車所通候海水以來賓瞻蒼雲以奉貢昔自軒農炎昊曾無宣國之規虞夏商周非有伐戎之略豈知華夷仰德遠近同心轂價無堯湯之憂糧儲同水火之賤精兵利器勢勇靁霆天馬龍媒量比山谷斯固開闢已來未之有也至於親鄰之道夙契逾深無改曩懷增感彌篤以為興亾繼絶事昞前經推擇庸虛命守宗祧方欲

仰憑神武清我寇讎占喻難違諸懷更愿明公誕膺時
運光贊本朝勒瑞姜璜書名何鼎故以通期管樂冥契
風雲戡不世之淲光殲滔天之巨寇重以三湘放命七
國連從征旅東西必翦妖逆雖復棧道木閣田單之奉
舊齊繒壐將兵周勃之扶隆漢中宗佐命俱畫丹青光
武功臣皆懸星象非貔非虎之封同心同德之勞校彼
功庸曾何髣髴但與存與亾期於體國喪君有君寧容
無主夙承所立猶則孱蒙天步方難寧可弘濟自淹留

大國志荷恩私朝夕宫闈預奉顔色黄河白日亟亶誠言分災卹患事非虚旨但善相小國終資大賢定我邦家繫公是賴淮流不竭豈獨瑯邪望能喻此衷懷思之無忽近陸居士有啓陳其禍亂朝旨即命河東王岳等勤率羆熊便相抵赴道阻且長雖無之及所聞西浮夏首便當險隘之衝南捍巴陵方拒窺窬之寇上黨王皇齊寵弟是號宗英親御戎軒遠于將送裴侍中英起淮南貴族兼事戎行躍冀馬者千羣披燕犀者萬隊來自

河陽曾不旬日持節徐武潼三州諸軍事散騎常侍明達將軍東徐州刺史始興縣開國侯湛海珍等並前朝舊將夙著勳庸推轂海邊屬是喪亂雖復拔身有道志雪朝怨咸預戎行共指鄉國江淮舊隷悉已招携方稟英謨共翦讎難去月將晦便届壽春已具舟師將臨江浦使人入境行陳所懷撥日覘光遲在還牘當使宗祊有主余同小白之勳家國無虞公保阿衡之貴何其美也豈不休哉言念此私但以號咽蕭淵明頓首方可一作方爾

答王太尉書

姜常侍暠至復枉去月三十日告具公所懷良以慨息孤雖庸薄不及通賢猶曰生民寧無心識自皇家禍亂亟積寒暄九州萬國之人蟠木流沙之地莫不行號卧泣想望休平何況於孤預在宗室家荷報雪之恩身蒙鞠養之愛者先皇之慈也蒸嘗不絕於私廟子弟得嗣於南藩者後主之惠也朱方之地建業之都誰家丘陵誰家宮廟豈有爲人臣子荷此恩靈親執干戈自殉家

國公之忠孝信感人神公之盟誓事同懸象雖復宗盟不

造骨肉為雠安可相期盡如蕭詧耶古者天子六軍是

為萬乘今日凶荒致闕斯禮偏裨將校尚握精兵州郡

官曹各有文吏未有居稱扆座行曰乘輿遂無五尺之

童髙謝千人之長於公明允意復云何國家凋荒既之

屯衛皇齊與睦幸惠優矜何乃自起趦趄茍違鄰德克

勘禍亂欲立功名咸自軍師豈在匆隷湛海珍等前朝

舊將差匪齊人分給羸兵即是梁甲非云背信豈曰渝

盟朝野羣雄何所攜貳且公天資命世再造皇家梁代之桓文蕭宗之伊管誰其遠近不稟英謨如有姦回正速齊斧尚何憂於共工何畏於有苗哉所覽來書既為疑難上黨王恭承朝旨不敢相同方篤鄰和不容全異如須減損更遲行人張廷尉種等所具此無多及蕭淵明頓首謨一作謀

重與王太尉書

淵明頓首頓首席威卿等還枉此月十四日告披覽未

周良深慨息昔長平建策猶聞蝕昴之徵疎勒効忠時致飛泉之感豈在余涼德書不盡言遂使吾賢猶迷所執斯故衘哀掩淚仍復披陳者也孤以庸薄寧有霸圖
庚服于周常懼盈滿豈望身居黄屋手御青綸揖讓而對三靈端委而朝百辟詢諸園牧莫不皆知援誓神明固自無爽但大齊仁信之道關於至誠睦鄰之懷由於孝德遂蒙殊奬歸嗣本朝拜首陳辭敦誘彌廣既而仇讎未殄方憑大國之威宗祏阽危尤仰親仁之德僶俛

恩寄號覼惟深而勅諭分明信誓殊重乃云邦家有乂
社稷無虞凡廣陵歴陽皆許見還白水黄河屢奉然諾
至於夏藩衝要控遏上流且命彊兵為我臨據若其自
有精甲能捍醜徒並用還梁皆如前旨以孤頻經忝竊
屢守淮淝門生故吏遍於江右凡諸部曲竝使招攜投
赴戎行前後雲集霜戈雪戟無非武庫之兵龍甲犀渠
皆是雲臺之仗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斯實不世之
隆恩寧曰循常之恒禮則公固天所授弘濟本朝曲阜

同功營丘等烈若夫伊尹庖厨賤宰霍光階闥小臣諸
葛亮無應變之才管夷吾非王者之相論其世業較彼
勤勞書契已來罕有明德且程嬰之義自古為難荀息
之忠良以喜慰但先朝秉玉鏡之符御金輪之寶菩薩
之化行於十方仁壽之功沾於萬國先人侯景遂殄邦
家何況於今亦有吳會江東如掌差匪虛言淮陽在面
方此非局不稼不穡多歷歲時大東小東全無機杼闚
中醜虜寧非冐頓之鋒齊國彊兵便是軒轅之陣西

南當扼喉之勢東北承撫背之機首尾交侵華夷俱騁而沖人數歲復子方睽德未感於黎蒸威不加于將帥斯等怏怏非少主臣安有碌碌因人成事公之才具雖復明允勢何如於天監時何若於大同棄與國之隆恩當滔天之猛寇匡救之德翻未有從忠許之謀誰其相曉臥薪待火方此弗危繫草從風儔之非切若能思其上策審此英圖見引軨獵之車還向長安之邸一則二則惟在大賢外相內相終當相屈正當携諸舊隸率我

賓游朝服簪纓直拜園寢梁人望國俱登赤馬之舟齊

師臨江仍轉蒼鷹之旆分袖南浦揚鞭北風民不疲勞

軍無怨讟如其執事尚秉前言將恐戎麾便濟江表何

則西浮夏首已據咽喉東進彭波次指心腹廣陵京口

烽煙相望魯析閩邾方之尚遠胡桑對薊匹此為遥水

陸爭前龍虎交至則揚都蕩定功自齊師江左臣民非

關梁國豈不追懟後主崇寄之恩還負齊朝親鄰之意

東門黄犬固以長悲南陽白衣何可復得立兹幼弱非

曰大勲滅我宗祊何所逃矕令復遣前吉州刺史馬嵩
仁至彼更具往懐想不逺而復無貽祗悔也若英謨有
在方興祀夏之功明監如違便等過殷之歎存亾社稷
一在於公臨紙崩號不復多及蕭淵明頓首頓首未周一作

未終建策作失策徵作奇效作徵時致作實致猶迷所
執作猶迷前報對作叶歸嗣作還嗣方憑作乃憑彌廣
作彌屬宗祏作宗社尤仰作終仰惟深作載深臨據作
此據若其作如其雲臺作靈臺寧曰作豈曰等烈作並
烈勤勞作勲勞良以喜慰作甚可嘉慰先朝作前朝仁
壽之功作仁壽之風淮陽作淮南便是作乃是西南作
東南東北作西北交侵作齊侵俱騁作俱逞復子作天
子黎蒸作神人斯等作斯曹少主下一有之字明允作

光明誰其作誰云非切作非匹英圖作英謀率我作從我朝服簪纓作朝簪夕纓舟作山夏首作夏口東進彭波次指心腹作東匯彭波披其心腹方之作方茲匹此作此此爭前作俱前蕩定作溥定梁國作梁祚追懟作遑懟南陽作河南大勲作天助宗祊作宗祧逃釁作逃責今復遺前吉州刺史馬嵩仁至彼作使指祇悔作禍悔祀夏作嗣夏公作斯忠許有誤

與司空陳霸先書

淵明頓首頓首軒轅既作遇蚩尤之兵顓頊為君阻共工之亂雖復搖山蕩谷驅電乘雷殘厥兇渠曾靡遺孽未有時當至治世在欽明元惡滔天遂陷邦家者也我

大梁開金繩之寶牒紐玉鏡之珍符功烈與造化相侔德施與風雲俱遠戴日戴斗何向不賓太平之基無思無届逆賊侯景殲亂本朝釁重驄彌凶逾羿浞後主天經地緯義冠人靈驅馭熊羆遂剪勍盜少康祀夏何可對揚太戊興殷彌無等級不圖天未悔禍喪亂薦臻羌賊憑陵侵蕩荆漢乘輿幽辱既陷兇徒黎獻崩騰莫不淪没故以哀窮兆庶痛極蒼旻者也夫諸侯釋位寧非亂禍之朝宗子維城本濟殷憂之日武皇遺胄皆陷虜

庭乞命偷生何能支久孤宗室之長爰自布衣辛癸之朝容身靡託追惟先業大庇生民既雪伯升之怨仍紹桓王之霸孤二三昆季情禮獲申等預蕃枝偏承皇德近歲彭都之役得備戎昭鞍甲之勞無酬天寵況復邦家不造至此横流凶狡猶存何所逃責固以提戈負劍卧泣行號言念荆巫志雪讎耻大齊德並天地明符日月隆禮詔俗張樂被民義感華夷仁侔造化玉羊銀甕嘉瑞必彰澤馬山車禎符揔集若夫中原猛士本自無

窮沙塞精兵斯何有量是以家國之富文景所未儔兵馬之強秦漢所未敵但親鄰之道既篤夙私明發之懷彌敦先好以為興亾繼絶聖典通規爰命無庸嗣守社稷既方憑大國庶討仇讎恩喻難違諸懷慙哽公體兹懋德毗奉中興歸自番禺志在討亂至於雲行電邁谷静山空扼鵲尾而定王畿登牛頭而掃天闕漸臺僞帥將傳首於帝京郿塢元兇皆横屍於軍市髙庸茂烈振古希儔承此欣然深所嘉歎今者殷憂未已禍難相尋

宗社無依輿主宜立夙承所眷尚在沖年王室猶難何以康濟董侯幼弱終覆漢朝馬業童蒙仍傾晉室所謂前事之不忘後事之龜兆也孤過荷恩靈預奉帷幄黃河白日亟降誠言分災卹患事非虛旨但當小國之禮無失敬恭闔境人民俱勞寤寐方窮人爵之重以報非常之功惠覽令書希能留意也上黨王文高劉德武冠曹彰爰降宗英遠于將送裴侍中英起贊奉師德俱事戎閒月壘連營雲旗蔽野同集江淮翼我歸旆湛海珍

等並前朝舊將夙著勲庸江左氛妖投身齊國今者皆蒙恩獎竝在戎行歸附明公共剪讎難去月將晦便留壽春已具舟艫將臨巢浦若公爲内主方同國子之勲余以定家得免臧孫之歎豈不功名富貴共保無疆前望鄉關惟增號哭蕭淵明頓首頓首戎昭一作戎行何有一作有何

答王太尉書此貞陽答前書

姜禹至枉示具公忠義之懷家國喪亂于今積年三后蒙塵四海騰沸天命元輔匡救本朝弘濟艱難建武宗

祏至於丘園板築尚想來儀公室皇枝豈不虛遲聞孤還國理會高懷但近再命行人或不宣具公既詢謀鄉士訪逮藩維沿泝往來理淹旬月使乎屆止殊副所期便是再立我蕭宗重興我梁國億兆黎庶咸蒙此恩社稷宗祧曽不相愧近軍次東關頻遣信裴之橫處示其可否答對驕凶殊駭聞矚上黨王陳兵見衛欲敘安危無識之徒忽然逆戰前旌未舉即自披猖驚悼之情彌以傷惻上黨王深自矜嗟不傳首級更蒙封樹飾棺厚

殯務從優禮齊朝大德信感神民方仰藉皇威敬憑元
宰討逆賊於咸陽誅叛子於雲夢同心協力克定邦家
覽所示權景宣書上流諸將本有忠略棄親向讎庶當
不爾防奸定亂終在於公今且頓東關更待來信未知
水陸何處見迎夫建國立君布在方策入盟出質有自
來矣若公之忠節上感蒼旻羣帥同謀必匪攜貳則齊
師反旆義不陵江如致爽言誓以無克韜旗側席遲復
行人曹沖奉表齊都即押送也渭橋之下惟遲敘言汜

水之陽預有號懼

裴之横答貞陽侯書 之横字如岳河東聞喜人邃兄子

之横白足下定國等至枉雅誨具髙氏致送之旨即彼行人遠到京城大尉應有成命但江山負阻未奉朝廷報辭第下國之麟趾先朝所寄籍彼鄰好義深主祀自宜單車入境端委還朝而未旆啓行戎旌望國江東士子未達高懷僕早預簪裾夙叨眷與弦矢既睽江淮成阻青藜裁封雖斷西烏之辭白雪在天豈無北風之歎

但變故紛紛忠貞宜顯寒松負雪誠愧節者之徒勁草疾風寧忘烈士之槩齊師若反旆淮路退舍淝水彼之敬送止搢紳之徒此之奉迎則軒蓋而已伏聽朝旨遲申展敬之橫白 並文苑英華

重與裴之橫書

淵明與上黨王渙至東關敬帝以之橫為鎮北將軍都督衆軍出守鄴城沒于陣

張佛奴昨還得去月二十九日書覽以增慨昔桓公始反管仲親射其車重耳初還呂郤終焚其室須家國多

患頻遘閔凶前事不忘便爲龜兆所以皇齊大德禮秩兼常威武紛紜洪恩汪濊況復旌旗照日鼓吹從風文物俱華羽衛相欝書契已來斯未有也卿天監之始門宦有成承聖之初身名俱泰正應勤王効命酬二后之恩憂國如家報三靈之寵何有方規異志苟樹童蒙阻地險於長川忘天討之應及孤昔㳟藩維非無游士平原之館乃乏如錐田文之家差有彈鋏雖李廣麾下莫不封侯衛青故人多懷彼此豈可文辭簡略禮等平交

披封伸紙益多歎異相鼠無儀表詩人之作茅鴟刺傲彰魯史之文宿昔相期不應如此衆軍即便頓江闗相見在近不復多及蕭淵明頓首再拜

陳霸先答貞陽矦書（英華亦作徐陵代答非）

（初齊之請納貞陽也霸先以為不可遣使詣僧辯苦爭之往反數四僧辯竟不從）

某頓首頓首使人孔文端至奉此月四日誨兼翰累牘俯加循覧以悲以慰先皇聖德在躬體道康哲允恭克讓就日望雲玄雀銜書皇天眷命光宅區宇司牧黎元

澤與風行恩隨雨散朔南曁教要荒貢篚而運鍾百六時屬陵夷賊臣侯景内奰中國掘剪公室鞭撻寓縣三光掩曜四海分崩嗣后大孝發衷志清國壘載齊車以誓衆墨衰裳而鞠旅遥授兵略沿流電邁不崇朝而戮封豕纔信宿而剪奔鯨雖天未絶梁伊帝之力方欲克復梁雍吞滅崤函即都諸宫將議進取而穹旻不惠頻降愍凶秦氏虎狼肆其虐暴主上幽辱鑾輿播遷悲結萬姓痛深九服社稷須主天下難曠晉安殿下地惟密戚

親實愛子弱表狗齊幼而岐嶷羣公卿士岳牧藩鎮莫不頓首屈膝請嗣宗祧王太尉秉德居宗實為元輔僕以不敏預參末將今朝野寧宴方鎮恊和戮力華夷同奬王室庶竭股肱蕩刷讎疊殿下夙標令譽早播明德親則章興地惟邢蔣昔因多故託身大國今蒙發勑已次壽春載披來旨實深傾注但帝子承制非為乏主家宰匡翊寧俟長君雖則未學頗聞前載成王踐阼曾未壯年昭帝君臨實惟童孺若以家國多故思濟艱難仰

惟尊戚莫不屬望分陝之寄側聽高旨如使不繼親地便議崇極上相居中自當奉報昔仲子舍孫檀弓有作趙求外主穆嬴以啼前事不忘可為故實蕃維末鎮敢用多陳遠降誨函惟深哽佩陳某頓首頓首陵夷一作屯夷發衷一作發哀章興謂朱虛侯章東牟侯興居一作章典誤

又答僧辯書

僧辯因求以敬帝為皇太子貞陽又答僧辯書使送質于鄴已渡江乃踐偽位仍授僧辯大司馬領太子太傅揚州牧

王尚書通至復枉示知欲遣賢弟世珍以表誠質具悉憂國之懷復以庭中玉樹掌内明珠無累胸懷志在匡救豈非劬勞我社稷弘濟我邦家慭歎之懷用忘興寢晉安王東京貽厥之重西都繼體之賢嗣守皇家寧非民望但世道喪亂宜立長君以其蒙孼難可承業成昭之德自古希儔沖質之危何代無此孤身當否運志不圖生忽荷不世之恩仍致非常之舉自惟虚薄兢懼已深若建承華本歸皇胄心口相誓惟擬晉安如或虚言

神明所殛覽今所示深遂本懐戢慰之情無寄言象但
公憂勞之重既禀齊恩忠義之情復及梁貳華夷兆庶
豈不懐風宗廟明靈豈不相感正爾廻斾仍向歴陽所
期質累便望來彼衆軍不渡已著盟書斯則大齊聖主
之恩規上黨英王之𦍒諾得原失信終不為也惟遲相
見使在不賒鄉國非遥觸目號咽

又答僧辯書並梁書

周尚書弘正張廷尉種姜常侍曷等至枉此月二十六

日告并遣賢弟子世珍賢子顯等具忠款之至公養孤之恩愛甚鄧侯少子之懐情深張禹豈非憂勞社稷用忍肌膚天下含靈誰無悲愧余遣家不造欻累吾賢言念忠誠益以號咽但皇齊大德過見憂矜微借輕兵以垂將送意謂江東凋弊累積寒暄供膳資儲理當多闕輒白上黨王止請三千人二百足而已凱衆人殊尚有疑難將恐諸士未喻雅懐今復命周尚書及姜常侍還彼具陳一二夫以受為寇非有晉邦不送為譏終無楚

國五千步卒旣謝李陵三千羸兵亦等無忌公之明義

理不為嫌行人失辭尚停然諾臨江捴轡企望音郵惟

遲來書此不多具蕭某白

與北齊荀昂兄弟書此入梁後與昂兄弟勸使歸梁昂疑前隨貞陽在齊

張佛奴至未枉還告但以勞悒夫興亾繼絶往帝之通

規分災恤患聖王之恒典自敦龎旣散詐偽萌生時訖

親鄰信有澆慝大齊道冠三皇風高九代仁信之本關

於至誠言與之恩由於孝德孤謬蒙殊奬還嗣本朝勅

諭分明言誓殊重若使邦家克定境内無虞凡廣陵歷陽皆許見還白水黄河屢奉然諾彛章禮數莫不優華斯乃不世之殊恩寧是愆常之恒事王太尉勲踰吕望德冠伊衡凡厥英謀實靡遺策豈容當滔天之巨寇違大國之隆恩計彼賢明必當不爾卿維凡及弟莫非雄才江外風塵不染先冠賈氏三虎豈獨貴於前修荀家八龍信服在於今日近者州司不道或致流言朝聽矜明已如前及想謀元宰善保良圖南道主人以相

付也見所答東海徐湛書粗具來意昔桓憑莒衆文用秦攻是假鄰國之威以備非常之變若使江東寧近具領齊恩時命封疆遣相迎接故當携諸舊隸率我賓游朝服簪纓直拜園寢梁人望國自合水而浮舟齊師言歸指滄江而廻旆如其彼相未悟良機將恐戎麾遂踐京邑若其求成取敗豈謂和風龍馬雲旗差不相涉一二復令張佛奴口具相見在近此不多及蕭淵明疏（並三）

國典録　恁常一作尋常秦攻一作秦政

陳文紀卷四